



ལྷན་སྐྱོད་ལྷན་དབུས་ནང་བཟུང་གི་གསེར་ཟངས་ལྷན་འདྲེན་ལྷན་རྒྱུ་རྩལ་ལེགས་འཇིགས།

中國 藏傳佛教金銅造像 藝術選粹

第
肆
冊

祖師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選粹

祖師

第四冊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藏传佛教金铜造像艺术选粹. 第4册, 祖师 / 中国文物流通中心编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12

ISBN 7-102-02645-5

I. 中… II. 中… III. 喇嘛教-佛像-中国-古代-图集 IV. B949.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626 号

中國藏傳佛教金銅造像藝術選粹
祖 師 第 四 冊

出 版 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北總布胡同 32 號)
責 任 編 輯 王效宓 趙 頤
設 計 楊會來 趙 頤
責 任 印 制 丁寶秀
制 版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經 銷 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2003 年 1 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8 印張: 10
印數: 5000 冊
ISBN 7-102 - 02645-5
定價: 54.00 元

目 录

祖師	陳慶英 1	16. 阿底峽大師像	42
1. 薩拉哈巴像	12	17. 阿哇得敦哇像	44
2. 薩拉哈巴像	14	18. 那若巴像	46
3. 薩拉哈巴像	16	19. 那若巴像	48
4. 薩拉哈巴像	18	20. 都松欽巴像	50
5. 薩拉哈巴像	20	21. 攘迥多吉像	52
6. 古古日巴像	22	22. 確吉迥乃像	54
7. 梅智巴像	24	23. 米覺多吉像	56
8. 扎查巴像	26	24. 白丹意希寧波像	58
9. 達摩多羅像	28	25. 卓彌釋迦意希像	60
10. 迦葉尊者像	30	26. 貢噶寧波像	62
11. 月稱像	32	27. 索南堅贊像	64
12. 松贊干布像	34	28. 帕當巴桑結像	66
13. 蓮花生大師像	36	29. 瑪久拉准像	68
14. 曼達拉哇像	38	30. 宗喀巴大師像	70
15. 桑結林巴像	40	31. 七世達賴喇嘛像	72
		32. 五世班禪像	74

祖 師

陳慶英

藏傳佛教的金銅造像中，各種祖師的造像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嚴格來說，所有的佛和菩薩的造像都應該歸入到祖師造像之列。不過藏傳佛教中所說的祖師造像，與教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關繫，各教派所說的祖師往往祇是包括對本教派的教理教義和教法的形成和傳播、對本教派的建立和發展有過重要貢獻的高僧，他們被認為是本教派的直接的祖師，而佛和菩薩被認為是佛教的各個流派以及藏傳佛教各個教派所共同尊奉的祖師。這種遠近之別，往往使得本教派的祖師在信眾的心中具有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地位。

即使做了這樣的粗略劃分，藏傳佛教的祖師造像情況仍然十分複雜。由於各個教派的教理教義和教法大多是從印度傳來的，因此祖師往往要追溯到印度的佛教大師，特別是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印度大乘佛教密宗的大師。如寧瑪派的祖師蓮花生大師和寂護，噶當派的祖師阿底峽，噶舉派的祖師德洛巴和那若巴，薩迦派的祖師毗哇巴。在這些印度的祖師中，有的人又是在藏傳佛教中受到廣泛尊崇的印度佛教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因此他們除了受到某個教派的特別的尊奉外，也受到其他教派的尊崇。另外，除了印度的教理教義和教法上的祖師外，各教派在西藏的創始人和教理的闡發和整理者，重要的傳法大師在信徒中也享有教派的祖師地位，著名的如噶舉派的瑪爾巴、米拉日巴，薩迦派的“薩迦五祖”，噶當派的仲敦巴等等。噶舉派又分香巴噶舉和塔波噶舉兩大派，塔波噶舉中又有“四大八小”的許多個分支。每個小支派有自己支派的祖師，同時又尊奉自己所屬的大支派的祖師，還要尊奉塔波噶舉這一大派的祖師，以及德洛巴、那若巴、瑪爾巴、米拉日巴等噶舉派共同的祖師。薩迦派在元代就有四個拉章的區分，後來又出現了俄爾寺傳承和擦爾欽、貢噶等學派，除尊奉薩迦五祖等祖師外，他們又有自己尊奉的祖師。格魯派的祖師的情況又是另外一種情形，由於格魯派認為自己是噶當派的繼承者，所以噶當派的祖師阿底峽和仲敦巴等人自然也是格魯派的祖師，而真正開創了格魯派的教理教義和顯密教法系統，並創建了格魯派的主寺甘丹寺的宗喀巴大師當然是格魯派的最為重要的祖師。

如果說以上這些仍然是基於佛教的弟子和信眾應當以身語義事奉上師和弟子應當把自己的上師看作與佛陀一樣的“視師為佛”的理論，即與漢地和朝鮮、日本的大多數大乘宗派沒有重大的區別，那麼藏傳佛教中的活佛轉世制度的確立，就為藏傳佛教的祖師崇拜

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在實行活佛轉世的教派中，對祖師的崇拜延伸到對祖師和高僧大德轉世的崇拜，按照活佛轉世的理念，轉世的活佛從幼年時起就具有以前歷輩大師的法行、智慧和慈悲，因而即使他在年輕時就圓寂了，他仍然是和歷輩轉世同樣重要的祖師，而一些重要的活佛轉世系統在教派中的地位與創立教派的那些祖師不相上下，甚至於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方面典型的實例就是噶瑪噶舉派的黑帽系和紅帽系活佛，也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噶瑪巴活佛，而格魯派的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兩大活佛轉世系統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實。活佛轉世制度還使藏傳佛教的大小寺院都與一位或者幾位活佛緊密相關，歷輩“寺主活佛”在他的寺院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達賴喇嘛在哲蚌寺和色拉寺，班禪額爾德尼在扎什倫布寺，帕巴拉活佛在昌都強巴林寺，噶瑪巴活佛在楚布寺。

由於上述這些情形，要認識和鑒賞藏傳佛教的大量的祖師造像，應當對藏傳佛教各教派的歷史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如前所述，公元七世紀上半葉，在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在位時期已開始有佛像的傳入，其後在是否允許信仰佛教的問題上，吐蕃王朝發生過尖銳的鬥爭。到八世紀中葉吐蕃贊普赤松德贊即位後，清除了反對佛教的大臣，從印度迎請寂護(希瓦措)和蓮花生大師，大規模地發展佛教。蓮花生以佛教的世間神的理論，將西藏原來信奉的山神、湖神、龍神等納入大乘佛教的神靈體系之中，創製了一整套祭祀供奉的儀軌，便於在吐蕃社會推行佛教。在公元767—779年修建了桑耶寺，並剃度“七試人”出家，使桑耶寺成爲西藏第一座正規的佛教寺院，同時通過剃度藏族的貴族子弟出家爲僧，建立了佛教在吐蕃發展的根基。從那以後佛教在吐蕃發展很快，赤松德贊和他的兒子牟尼贊普、赤德松贊都不遺餘力地扶植佛教。佛教寺院和出家僧人的費用都由王室以臣民的稅賦供給，同時寺院和僧人也在王室的嚴格控制之下。爲管理佛教，專門設置了教法官員。後來，赤德松贊把自己幼年時的佛教老師娘定埃增委任爲鉢闍卜，封給他土地和屬民，讓他掌管軍政大事，地位在所有大臣之上，被稱爲“僧相”。815年赤德松贊的兒子赤祖德贊(熱巴巾)即位後，進一步推行尊崇佛教的政策，修建寺院，增加僧人，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在他們父子在位期間，吐蕃的佛教取得了飛速的發展，敦煌文書中大量精美的藏文佛經寫卷，數量僅次於漢文寫卷，就是吐蕃佛教的文化遺產。規定由七戶百姓供養一個僧人，使佛教僧人成爲社會上的一個特權階層，同時用法律規定對那些對佛教僧人稍微表露出一點不滿情緒的人進行嚴厲的鎮壓，因此激化了僧俗之間和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最後在841年赤祖德贊被反對佛教的大臣暗殺，其兄朗達瑪被扶上王位。843年朗達瑪下令禁止佛教，殺害僧人首領，強迫僧人還俗，關閉寺院，毀壞佛像、佛經，史稱“朗達瑪滅佛”。但是強力禁止

佛教並沒有緩和社會矛盾，反而激起僧人的反抗，846年朗達瑪被僧人拉隆貝吉雲丹射死。朗達瑪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允丹和微松各有一派大臣支持，雙方為爭奪王位爆發了內戰，掌握軍權的將領也隨即發生混戰，長達二十多年。統治集團的混亂又在869年引起平民百姓的反上之亂(或稱奴隸平民大起義)，877年起義軍發掘贊普王陵，逐殺王室和貴族，吐蕃王朝徹底崩潰。以上這一佛教在吐蕃王朝的發展興衰，被稱為藏傳佛教的“前弘期”。

吐蕃王朝崩潰後，從公元877年到1239年的三百六十年間，青藏高原上一直未能建立大的統一政權，所以史稱分裂割據時期。在這期間，允丹及其後裔佔據拉薩和桑耶地區，微松佔據山南地區，後來微松的後裔吉德尼瑪袞逃到阿里普蘭，與當地貴族聯姻，他的三個兒子分據拉達克、普蘭、古格，後來建立起拉達克王朝和古格王朝。青海河湟地區的藏族首領在唐朝衰微後，從西域迎來一個贊普的後裔，奉為領袖，建立起唃廝囉政權。受到朗達瑪滅佛的打擊後，經過將近九十年佛教在西藏再次復興。朗達瑪滅佛時逃到青海的僧人藏饒色、約格迴、瑪釋迦牟尼等三人居住在青海化隆縣的丹斗寺，於894年收了一個當地的弟子拉欽貢巴饒色，在給他授戒時因比丘人數不足，還請來了兩個漢族比丘參加，以後逐漸在河湟地區形成一個佛教中心。約在936年桑耶寺地方首領意希堅贊(允丹六世孫)派遣盧梅喜饒楚臣等“衛藏十人”到青海從拉欽貢巴饒色的弟子那裏受戒，然後返回西藏傳法授徒，恢復和新建寺廟，形成許多僧團，史稱“下路弘法”。此後不久，古格王朝的首領意希沃為恢復佛教，修建了幾座寺廟，還派了一些青年到印度去學習佛教，其中的大譯師仁欽桑布曾三次到印度學習，回來後住持托林寺，翻譯經典，傳法授徒，逐漸推廣佛教，史稱“上路弘法”。在後弘期初期的一個世紀中，衛藏十人和他們的弟子在前後藏各地建立了許多僧團和寺廟，成為西藏佛教的主流，遺留至今的康瑪縣的艾旺寺和江浦寺(薩瑪達寺)、夏魯堅貢寺、扎囊寺的宗教藝術，反映了漢地和河西隴右地區(西夏)的佛教藝術對西藏的影響，成為西藏佛教藝術中的精品。

西藏西部的古格王朝在1042年迎請印度高僧阿底峽(孟加拉國人)入藏傳法。1045年阿底峽又被前藏各地區的佛教人士的代表仲敦巴(1004—1064)迎請到前藏地區傳法，1054年阿底峽在聶塘地方去世後，由仲敦巴統領眾弟子，於1056年在拉薩北面興建了熱振寺，由此逐漸發展出噶當派。仲敦巴雖然沒有出家，但由於他對噶當派的創建作出的重要貢獻，他還是被認為是噶當派的創始人和祖師。仲敦巴去世後，他的師弟南交欽波和官巴哇旺秋堅贊相繼擔任熱振寺的住持。仲敦巴有三個主要的弟子，博多哇仁欽賽開創了噶當派中的教典派傳承，京俄巴楚臣拔開創了噶當派中的教授派傳

承，普穹哇宣努堅贊則以修行著名。傳承教典派的著名大師有朗日塘巴、夏爾哇巴、甲怯喀巴和拉卓微官波、董敦洛追扎巴等。拉卓微官波開創了在西藏的祖師畫像上畫出十六羅漢的佛畫，在西藏繪畫史上有一定的影響。董敦洛追扎巴創建了納塘寺，在西藏文化史上起過重要作用。教授派傳承的著名大師有甲域哇欽波、藏巴仁波且多吉米覺、衝協仁波且等。阿底峽的弟子俄勒貝喜饒及其侄子俄洛丹喜饒都是著名的譯師，他們在桑普寺講經說法，提倡通過辯論來熟記經典，對藏傳佛教的學經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就在阿底峽和仲敦巴創建噶當派的前後，有一個在家修習佛法的僧人素爾波且(1002—1062)，聚集了一批弟子和信徒，在後藏南木林縣建立了鄔巴隆寺，他們整理吐蕃王朝時代翻譯的經典，認為自己是直接繼承了吐蕃王朝時期的佛教。以鄔巴隆寺為中心發展出寧瑪派。寧瑪派的祖師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前弘期的祖師，有吐蕃王室從印度迎請來西藏傳播佛教的寂護、蓮花生、無垢友、桑結桑哇等人，還有西藏最早出家學佛的高僧白若扎那、瑪仁欽却、在贊普赤德松贊和熱巴巾時擔任本闡布的娘定增桑布和貝吉允丹。特別的是，據說是贊普赤松德贊供養給蓮花生大師的王妃益西措傑，成為西藏的最早的一位著名的女性祖師。二是後弘期經典傳承的祖師，主要有素爾波且釋迦迥乃和他的養子喜饒扎，以及喜饒扎的兒子卓浦巴釋迦僧格，還有元代的寧瑪派高僧允敦巴多吉貝和隆欽熱絳巴智美俄色。允敦巴多吉貝弟子噶丹巴德協在四川德格興建了噶陀寺，成為寧瑪派在康區的中心。十七世紀晚期寧瑪派高僧白瑪仁增在德格土司的支持下在德格興建了佐欽寺，後來又從佐欽寺分出西欽寺，加上十七世紀在德格附近白玉縣興建的寧瑪派和瑪倉噶舉合流的白玉寺，這四個寧瑪派寺院都受到德格土司的支持，並且和德格土司支持的噶瑪噶舉派的八蚌寺關繫密切。這些寺院後來還發展成為噶舉派和寧瑪派的鑄造金銅佛像的一個中心。本書中所收的祖師像，就有一些是出自這個地區。在十六世紀晚期，後藏拉堆絳地方的首領扎西道傑，在地方勢力的混戰中失敗，雲游各地傳播寧瑪派的教法，在貢噶縣興建了多吉扎寺。在十七世紀中葉，寧瑪派高僧居美多吉在五世達賴喇嘛的支持下在扎囊縣興建了敏珠林寺，這兩個寺院成為寧瑪派在前藏地區的主要寺院。三是寧瑪派的掘藏師的傳承，所謂“伏藏”即是說吐蕃王朝時期松贊干布、蓮花生大師及白若扎那等人為預防佛教遭到“法難”，將經典和佛像、法器埋藏，等待將來有緣的大師發掘出來，在世間重新傳播。寧瑪派著名的掘藏師有十一世紀時的扎塘寺的創建者扎巴恩協和娘尼瑪俄色，十四世紀的鄔堅林巴，十五世紀的仁特那林巴等。

公元1073年，後藏的一家地方貴族款氏家族的官却傑波在今

後藏薩迦縣所在地興建了薩迦寺，發展出薩迦派。薩迦派的教主在款氏家族中世代傳承，早期有父子兄弟傳承，後來多由叔伯傳給侄子，稱為薩迦法王。官却傑波的兒子貢噶寧波被稱為薩迦五祖的第一祖。他的兒子索南孜摩和扎巴堅贊被稱為第二祖和第三祖。第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1182—1151)是當時西藏著名的學者，對音樂、文學、藝術、工藝都有很高造詣，相傳他能自己繪畫和造像。他在1246年攜帶侄子八思巴到甘肅涼州，與蒙古皇子闊端會見，商談西藏歸附蒙古的事宜，為元朝統一西藏奠定了基礎。後來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為國師、帝師，八思巴之後元朝封他的侄子侄孫等為帝師，掌管全國的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的行政。薩迦派在元朝的扶植下統治西藏近百年，其間高僧輩出，權勢顯赫。八思巴的侄孫喇嘛丹巴索南堅贊是元朝後期西藏著名的學者，他主持維修了桑耶寺的工程。八思巴時期開始興建的薩迦南寺大殿，建築輝煌，收藏文物典籍很多，有第二敦煌之稱。據考證，薩迦南寺大經堂的八思巴朝見忽必烈和密集金剛等密宗內容壁畫，和羅朗拉康中的呼金剛壁畫殘片為元代時期作品。作品精美細膩，體現出中亞和元代中原藝術影響的痕跡。薩迦寺壁畫中最為著名的為壇城壁畫，據記載本欽·阿迦侖扎西時期，曾在大殿頂層繪製639幅壇城壁畫。這些壁畫影響到夏魯、納塘、江塘和明代白居寺等寺院壇城壁畫風格。由於元代西藏被正式納入元朝版圖和元朝對西藏的具體施政以及西藏和祖國內地之間官員、僧人、商賈的相互來往，進一步推動了西藏和內地經濟、政治和文化科技的全面交流發展，共同促進和繁榮了包括藏族、蒙古族在內的統一的多元的中華民族文化。元代內地的建築技術、造船技術、陶瓷工藝、雕版印刷技術及器材等科技文化相繼傳入西藏，對藏族的科技文化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及其文化藝術也先後傳入中原內地，對中原內地的文化藝術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忽必烈時期開始，元朝的詔旨、公文、印章、牌符、碑刻、錢幣上八思巴創製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得到了廣泛的推行和使用。八思巴將其弟子尼泊爾人阿尼哥和西夏人楊璉真嘉等帶到大都擔任官職，在北京和杭州形成了兩個藏傳佛教藝術創作中心。藏傳佛教藝術伴隨着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而被介紹到內地。主要包括佛塔、佛寺的興建和金屬、石刻造像及木刻，有許多重要文物遺留至今，如北京妙應寺白塔、居庸關雲臺、杭州飛來峰密教石刻等。元代以後，薩迦派的著名高僧有雅楚桑結貝、俄爾巴貢噶桑布、擦爾欽洛賽嘉措以及宗喀巴的一位主要老師仁達哇宣努洛追，還有明代的大乘法王貢噶扎西等。

山南洛扎縣的瑪爾巴譯師曾多次到印度學習佛法和梵文，他的一個弟子米拉日巴以修行和傳法著名。米拉日巴的弟子塔波拉

傑1121年在前藏東南的塔波地方興建岡波寺，同年曾到印度學習過德洛巴和那若巴的教法的穹波南交在後藏南木林地方興建香巴寺，由這兩座寺院分別發展出塔波噶舉和香巴噶舉派。塔波噶舉中塔波拉傑的弟子都松欽巴1147年建昌都噶瑪寺，1187年在拉薩西面的堆龍德慶興建楚布寺，由此發展出噶瑪噶舉派；塔波拉傑的另外的弟子帕木竹巴1185年在山南桑日縣興建丹薩替寺，由此發展出帕竹噶舉派；達瑪旺秋1160年在藏北興建拔絨寺，由此發展出拔絨噶舉派；尚蔡巴1175年在拉薩東郊的蔡公堂興建蔡巴寺，由此發展出蔡巴噶舉派。這四個派別被稱為塔波噶舉的四大支。在帕竹噶舉派中，帕木竹巴的弟子止貢巴仁欽貝1179年在拉薩東北的墨竹工卡興建止貢寺，發展出止貢噶舉派；帕木竹巴的另一弟子達隆塘巴扎西貝1180年在拉薩北面建達隆寺，由此發展出達隆噶舉派；帕木竹巴的弟子林熱白瑪多吉授徒傳法，其弟子藏巴嘉熱1193年後在曲水縣興建“主”寺、在浪卡子縣興建熱壠寺，傳出主巴噶舉派；帕木竹巴的弟子有格丹意希僧格，其弟子却悶朗1206年在山南乃東興建雅桑寺，由此傳出雅桑噶舉派；帕木竹巴的弟子傑擦和袞丹兄弟在後藏薩迦縣東面興建綽浦寺，發展出綽浦噶舉派；楚臣僧格1181年建修賽寺，發展出修賽噶舉派；意希孜巴建葉巴寺，發展出葉巴噶舉派；帕木竹巴的弟子喜饒僧格在康區傳出瑪倉噶舉派。這八個派別被稱為塔波噶舉的八小支。實際上主巴噶舉之中還有中主巴、上主巴、下主巴、南主巴之分，而南主巴的中心在不丹王國。噶舉派中的噶瑪噶舉派在藏傳佛教中最先採用活佛轉世制度，都松欽巴去世後，一個從康區到西藏去學佛的幼童被都松欽巴的弟子認為是都松欽巴的轉世，這就是著名的噶瑪拔希，他曾經得到元憲宗蒙哥汗賜給的一頂黑色僧帽。噶瑪拔希去世後，在後藏貢塘出生的幼童攘迥多吉被認為是他的轉世，並迎入楚布寺繼承噶瑪拔希的法座。攘迥多吉曾經兩次到大都，受到元朝皇室的尊崇。從他以後，為前世活佛尋找轉世成為制度。噶舉派中採用活佛轉世制度的主要是噶瑪噶舉、止貢噶舉、達隆噶舉、主巴噶舉等支派。著名的有噶瑪噶舉的噶瑪巴黑帽系和紅帽系活佛，黑帽系中二世噶瑪拔希、三世攘迥多吉、四世乳必多吉、五世得銀協巴都到過漢地，受到元明皇室的封賜，得銀協巴被明成祖封為大寶法王，在明代西藏地位最高。另外還有噶瑪噶舉的司徒活佛、巴俄活佛和賈曹活佛、止貢噶舉的切倉活佛和窮倉活佛等。

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1357—1419)是青海湟中縣人，七歲出家，16歲時到拉薩學佛。他拜數十位各派高僧為師，學通佛法，後來自己招收弟子，宣傳自己的佛教主張。他得到帕竹政權的闡化王扎巴堅贊和內鄔宗宗本南喀桑布的支持，在1409年正月在拉薩發起正月祈願大法會，並在同年興建甘丹寺。由此建立起格魯派。格

魯派宣布在教理上繼承了阿底峽和仲敦巴所傳的噶當派的教法，因此許多噶當派的寺院轉為格魯派，所以發展很快。宗喀巴在世時其弟子扎西貝丹建哲蚌寺(1416年)，釋迦也失建色拉寺(1419年)，與甘丹寺合稱為拉薩三大寺。1419年宗喀巴去世時，由他的弟子賈曹傑、克珠傑等相繼繼承他的法座，稱為甘丹赤巴。此後不久，新興的格魯派就受到仁蚌巴家族的限制和打擊，處於低潮。這期間有宗喀巴晚年時的一個弟子根敦珠巴(1374—1391)在日喀則新建扎什倫布寺，成為格魯派在後藏地區的中心。根敦珠巴去世時扎什倫布寺的法臺仍是由其弟子繼承。但是同時有一些人認為在達那地方出生的根敦嘉措(1475—1542)是根敦珠巴的轉世，並把根敦嘉措迎請到扎什倫布寺居住。由於當時格魯派中還沒有實行活佛轉世的制度，所以根敦嘉措的地位一直難以確定。後來根敦嘉措受到扎什倫布寺法臺意希孜莫的排斥，離開扎什倫布寺到哲蚌寺學佛。根敦嘉措在前藏各地活動，逐漸有了名望，他又在山南興建了曲科傑寺。1512年意希孜莫請他返回扎什倫布寺，讓他擔任扎什倫布寺的法臺，這可以說是格魯派中活佛轉世對師徒相傳取得了優勢。這時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魯派僧人參加拉薩正月的祈願大法會，哲蚌寺僧眾請求根敦嘉措返回，1517年根敦嘉措出任哲蚌寺法臺，1518年由他主持拉薩正月祈願大法會，爭回了格魯派僧人參加祈願大法會的權力。1525年他又兼任色拉寺法臺。從此根敦嘉措的歷輩轉世都要擔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臺，這就使他的轉世系統的影響和實際地位超過了甘丹赤巴，成為格魯派的實際的領袖。根敦嘉措的轉世索南嘉措(1543—1588)看到蒙古軍事力量再次進入青藏高原給格魯派帶來的新的發展機會，在1577年應率部到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的邀請從拉薩到青海，1578年他們在青海湖南面會見。俺答汗贈給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的尊號，這是“達賴喇嘛”的這個名詞最初出現，格魯派立即以俺答汗所贈的這個名號作為從根敦珠巴開始的這個活佛轉世系統的稱號，索南嘉措自然就成為三世達賴喇嘛。在索南嘉措1586年到呼和浩特主持俺答汗的葬禮時，明朝派人封他為“朵兒只唱”，並邀請他到北京，但是他1588年在到北京的途中去世。緊接着格魯派和土默特部認定俺答汗的一個重孫雲丹嘉措(1589—1616)為索南嘉措的轉世，成為蒙古人出身的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帶着一些蒙古軍隊和貴族到西藏坐牀，對當時遭到新興的第悉藏巴猛烈打擊的格魯派是極大的支持，使格魯派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中能夠生存下來。雲丹嘉措到西藏後由扎什倫布寺的法臺洛桑曲吉堅贊(1570—1662)當他的經師和授比丘戒的堪布，這提高了洛桑曲吉堅贊在格魯派和扎什倫布寺中的地位，以後扎什倫布寺的法臺就由他和他的歷輩轉世擔任，形成了格魯派中另一個重要的活佛轉世系統即班禪轉世系統。1616年四世

達賴喇嘛去世，當時掌握西藏政權的第悉藏巴下令禁止達賴喇嘛轉世，沒收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土地和屬民。格魯派從青海請來蒙古土默特部的軍隊，打敗第悉藏巴的軍隊，在洛桑曲吉堅贊的請求下，第悉藏巴同意准許尋找雲丹嘉措的轉世。這樣五世達賴喇嘛才得以認定並迎請到哲蚌寺坐牀。1636年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率兵進入青海，並在1637年到1639年攻佔青海和康區。1642年固始汗和格魯派聯合攻打第悉藏巴，打下了日喀則，消滅了第悉藏巴政權，建立起和碩特部和格魯派聯合統治的甘丹頗章政權。1644年(順治元年)，清朝定都北京後，清朝與西藏地方的聯繫更加頻繁。固始汗與五世達賴喇嘛共同遣使清朝“表貢方物”，受到清朝的賞賜。1652年(順治九年)達賴喇嘛帶領大批隨從起程，當年年底到達北京，順治帝在北京南苑以畋獵的形式，不拘禮節地會見了他，五世達賴喇嘛進呈了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氍毹、馬匹、羔皮等千件貢禮。達賴喇嘛留京兩個月期間，應邀兩次進皇宮參加順治帝專門為之舉行的盛大宴會。1653年初，在達賴喇嘛返藏途中，順治帝派官員趕到代噶(今內蒙古自治區涼城)，賜給五世達賴喇嘛金冊金印，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自此，清中央政府正式確認了達賴喇嘛在蒙藏地區的宗教領袖地位，歷輩達賴喇嘛經過中央政府的冊封遂成為制度。清朝的支持對新建立的甘丹頗章政權的鞏固起了重要的作用。五世達賴喇嘛去世後，他培養的掌權者第巴桑結嘉措秘喪不發，宣稱五世達賴喇嘛閉關修行，不見外人，由他以五世達賴喇嘛的名義發號施令。桑結嘉措一手包辦認定五世達賴喇嘛的轉世。桑結嘉措的專權，引起西藏統治集團的內爭，桑結嘉措被蒙古拉藏汗殺死。六世達賴喇嘛本是著名的熱情奔放的詩人，但他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在年輕時去世。1721年清朝派兵驅除襲擾西藏的蒙古准噶爾部的軍隊，護送七世達賴喇嘛到拉薩坐牀。1751年，乾隆皇帝命七世達賴喇嘛領導西藏地方政府，成為掌管西藏政教權力的領袖。也正是由於這一原因，1757年七世達賴喇嘛去世後，清朝開始任命攝政，在新一輩達賴喇嘛認定和成年以前，代行達賴喇嘛的職權。擔任過攝政的高僧或活佛，也因而成為西藏地位崇高的大活佛。清朝還冊封班禪額爾德尼為掌管後藏部分地區的政教領袖。在清朝的扶植下，格魯派的權勢有了很大的發展，西藏、青海、甘南、川西、滇西北藏族地區遍布格魯派的大小寺院，格魯派的活佛的數量也遠遠超過了其他教派。同時，格魯派還有一套嚴密的寺院管理制度和考取宗教學位的制度，在格魯派的大寺院中擔任過堪布、法臺的高僧，考取了格西學位的學問僧，許多人也具有了轉世的資格，所以格魯派的大小寺院的祖師造像數量最多。

除了以上的四大教派(噶當派和格魯派算作一個大教派)之外，

藏傳佛教還有幾個小教派，也出過一些著名的祖師和高僧。十一世紀末到十二世紀初，印度高僧帕當巴桑結到西藏傳法，傳出希解派和覺域派兩個小派。他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覺域派的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大師瑪久拉准。以傳播時輪金剛和集密的教法以及和藏傳佛教其他各派不同的“他空見”而著名的覺囊派，教法上的祖師是十二世紀從印度入藏的高僧喀且班欽(他也是薩迦班智達的老師)及其西藏弟子域摩哇米覺多吉，域摩哇米覺多吉的七傳弟子突吉尊追(1243—1313年，他本來是薩迦派僧人，曾經是八思巴的弟子)在後藏拉孜縣興建覺囊寺，由此傳出覺囊派。突吉尊追的再傳弟子篤補巴喜饒堅贊是闡明“他空見”的大師，著述很多。後來覺囊派也採用活佛轉世制度，覺囊派活佛中著名的有多羅那他(1575—1635)，他著有《印度佛教史》，是研究印度佛教後期歷史的重要資料，在世界佛學界很有影響。另外還有元朝後期的夏魯寺的住持布敦大師，以博學著名，曾經編製藏文大藏經的目錄，著《布敦佛教史》，為研究藏傳佛教的必讀書。

需要附帶指出的是，雖然在一般情況下藏傳佛教各教派崇奉的祖師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些重要的祖師受到各教派的共同信奉。如蓮花生大師、益西措傑、阿底峽、瑪爾巴、米拉日巴、瑪久拉准、薩迦班智達、八思巴、布敦大師、宗喀巴大師等，噶瑪拔希、噶瑪巴乳必多吉、五世達賴喇嘛、七世達賴喇嘛等，也在其他一些教派中受到供奉和尊崇。

图 版

大成就者和阿羅漢

1 薩拉哈巴像

年代：十七世紀

地區：西藏

通高：14.7厘米

質地：銅鑲金

薩拉哈巴(亦譯沙羅河、薩羅曷、薩樂和)，梵文 Saraha，藏文 Sa-ra-ha-pa，梵文名字意為“造箭者”，公元800年左右為獅子賢的弟子，是印度大乘佛教密宗的八十四位大成就者之一。印度大乘佛教的密宗當中，除了寺院中的密宗金剛乘系統以外，在民間還有一個系統，後來印度僧人無畏施吉祥把這兩個系統中得到了成就的大師的事跡編寫成書，共計有八十四人，稱為《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傳》。元代有薩迦派的人將薩迦班智達加進去，用藏文寫了《成就八十五師禱祝》。後來有木雅譯師將《八十四位大成就者傳》譯成藏文，在藏傳佛教各教派中廣泛流傳。

據記載，薩拉哈巴出身於婆羅門家庭，是東印度羅者(王舍城)城邦的若裏城管轄15000人的官員。他信仰佛教，聽過許多佛教上師說法。他白天遵守婆羅門教規，晚上修行佛法，因此被控告違反了婆羅門教規。他以法力使國王和婆羅門眾信奉了佛教，向他們傳授佛法口訣。最後他和妻子一起逝往空行淨土。《成就八十五師禱祝》對他的讚頌為：“梵志種姓(即婆羅門)為舞士，吉祥山中獲成就，其名號為薩羅曷，上師尊處我敬禮。”

此像右手結期克印，左手托寶瓶。面部表情威嚴忿怒，從手印和表情看，應是薩拉哈巴的忿怒像。(陳慶英)



51 51 51

薩拉哈巴

